

赵勇民 解柏伟 著

蒋介石

梦断

金三角



版
社

85581

7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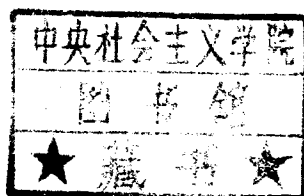
202.

蒋介石梦断金三角

赵勇民 解柏伟 著



200099115



华文出版社

(京)新登字 064 号

责任编辑：陈贇灿 李 珉

封面设计：王 毅

版式设计：任 玲

责任校对：李树田

蒋介石梦断金三角

赵勇民解柏伟 著

华文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135号)

全国各新华书店经销

丰台区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625 字数 190 千字

1993年6月第1版 199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册

ISBN7-5075-0236-8/I·39 定价：6.30元

内 容 简 介

50年代伊始，抗美援朝战场烽火连天，中国大陆已全部解放。可是被打得狼狈不堪的国民党残部，却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从我国西南边陲逃窜到泰国、缅甸北部的金三角地带。他们流落异国他乡，内部倾轧，苟延残喘。为求生存，东躲西藏，凄苦奔波，以种植鸦片、贩卖毒品为生，伺机反攻大陆。

50年代中叶到60年代末，蒋介石集团妄图把这股残部作为“反攻大陆”的第二个据点。在蒋的亲自指挥和策划下，这股流窜在金三角地带的国民党残余武装，对我云南边境地区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袭扰。最后，在中缅两国军队的进剿之下，蒋介石企图利用金三角“反攻大陆”的美梦彻底破灭了。

本书以纪实的手法，翔实的材料，披露了神秘的金三角和残匪的阴谋活动以及他们纸醉金迷的生活。在较长的时间跨度上，多角度、多层次地展现了这一部分国民党残军的历史变迁。

该书取材于大量的真实史料，情节跌宕起伏，人物鲜明，语言生动，可读性强。对于广大读者进一步了解蒋介石在50年代曾鼓噪一时的所谓“反攻大陆”的内幕甚有教益。

目 录

- 第一章 海南失守，舟山告急，台湾金
三角爹死娘嫁人 (1)
- 第二章 朝鲜烽火连天，缅北反击得手，
蒋介石、李国辉绝处逢生..... (23)
- 第三章 志愿军入朝参战，麦克阿瑟折
戟沉沙，李弥梦断澜沧江..... (32)
- 第四章 陈诚插手，蒋经国揽权，金三
角谁主沉浮..... (56)
- 第五章 缅军进剿，国际兵团参战，血
战萨尔温江..... (69)
- 第六章 联合国决议，墨西哥提案，蒋
介石心中自有盘算..... (84)
- 第七章 “国府代表”，“私人代表”，谁
能代表逃缅残军..... (98)
- 第八章 天雨如泣，风紧云低，残军
第一次撤退 (109)
- 第九章 毛人凤伸手，陈诚覬覦，金三
角雨夜归客 (130)

第十章	金门告急，白宫震动，柳元 麟砸锅卖铁 …………… (146)
第十一章	奈温访问北京，中缅联合进 剿，残军狼奔豕突 …………… (162)
第十二章	国际舆论再哗，蒋介石理屈 词穷，残军第二次撤退 … (177)
第十三章	大陆经济困难，蒋介石矢志 反攻，残军苟且泰北 …… (185)
第十四章	台湾“毋忘在莒”，东道主强 行缴械，段希文心老沧州 …………… (201)
第十五章	越战炽烈，美元招手，“铁王 八”进击“胡志明小道” …………… (223)
第十六章	“文革”动乱，蒋介石引述 《五·一六通知》，叶翔之 挥泪金三角 …………… (232)
第十七章	台北冷落清秋，泰北晓风残 月，残军梦醒何处 …………… (239)
第十八章	凄楚异域，潦倒荒城，天涯 不归人 …………… (254)

第一章 海南失守，舟山告急，台湾 金三角爹死娘嫁人

在台湾，4月末的这些日子总是十分难挨。强劲的东北季风早在3月中旬就退向了日本海，退向了西伯利亚，而来自碧波万顷的南中国海上的微弱的西南季风却还在东沙群岛、中沙群岛一带的海面上踌躇徘徊，驱除暑热、滋润万物的甘霖雨露也就迟迟不来，北回归线上空那一轮硕大的太阳直逼大地，烈焰般地烘烤着一切，室内气温常常高达35℃，叫人如卧蒸屉，大汗淋漓。

对逃亡台湾的蒋介石来说，公元1950年的4月末就更加难挨。

瞧，在台北市介寿路的介寿馆里，脸颊愈见消瘦的蒋“总统”正忧心忡忡地面对一张海南军情图。他眉头紧锁，双目僵直，额头上是一层细密密的汗水。据说，这座后来改称“总统府”的介寿馆，要安装空调，敷设冷气，还得在煎熬和忍耐中度过20个年头。

在海南岛军情态势图上，琼崖保安司令兼防卫总司令薛岳的5个军10余万人马正一边固守岛岸，阻止雷州半岛上的共军渡海登陆，一边向五指山区进击，清剿围攻冯白驹率领的琼崖纵队。但眼下，蒋介石知道这些图上所示都是昨日黄花了。那些表示攻势的箭头不但退缩了，而且变成了逃跑的溃军，那些表示防御的蓝色的弧形的弓也就被折断了。七天

前，共军两个军的主力登陆琼崖后，已在海口附近的美亭击败了薛岳的主力，薛岳离琼赴台之时，下令总撤退。这不，“总统府”第二局局长俞济时刚才报告：薛岳即刻要来晋见。

伯陵啊伯陵（薛岳的字），琼崖 10 万大军，号称陆海空立体防御，一个回合你就全线撤退了？当年你三守长沙，迭挫日寇的雄风哪里去了？蒋介石有些愤愤然。为什么像陈诚、杜聿明、薛岳、孙立人这些能征善战的骁将遇到共军就都不灵了呢？但眼下不是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要把在海南溃败的部队接到台湾来，他想知道，第 4 军退到了哪里？第 32 军退到了哪里？62 军、64 军残部呢？

海南是丢定了，台湾怎么办？保卫大台湾不能没有兵！

蒋介石的心情格外沉重。

走廊里传来轻轻的脚步声，俞济时又出现在门口。

“蒋先生，薛长官已在会客室等候，陈院长、周总长和何长官也来了。”

“来得好！来得好！”

值此琼崖 10 万大军生死存亡之际，身为“行政院长”的陈诚（字辞修）当然要来，作为“参谋总长”的周至柔（字百福）也不能不来。只是何应钦（字敬之）不请自来，缘由何在，不得而知，但他作为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也正好一起谈谈。

自从共军第 2 野战军、第 3 野战军渡过扬子江后，半年中，华东失守，华中丢掉，西南瓦解，西北崩溃，梦魇般的民国 38 年以大陆统治的彻底失败而告终。但翻过年来，依旧恶梦如涛，排山倒海。1 月，李弥、余程万的第 8 军、第 26 军被陈赓歼于滇南；2 月初，白崇禧属下的第 17 兵团覆灭于桂西南；4 月始，胡宗南的贺国光部又丧师西昌，大陆上再也

没有一支像样的“国军”了。金门的古宁头大捷当时是个好兆头，看起来共军只是个旱老虎，仅仅擅长陆战，遇到海洋，就和13世纪的大汗忽必烈的骑兵一般，数尺海峡就使之奈何不得。可如今海南一战，20公里的琼州海峡未能一阻共军，10万余守岛部队一触即溃，顷刻间灰飞烟灭，叫人不寒而栗。军事上如此惨淡，政治上又如何风光得起来？老是作对的李宗仁不去说他了；2月，中共与苏俄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巩固了北边，怕是要全力对南了；最可恨的是美国那个密苏里州的乡巴佬杜鲁门，他声称美国政府将“不利用其武力干涉台湾现在的局势”，“不供给军援与军事顾问于台湾的中国军队”，还宣布要从台湾撤走美侨，甚至要把国军撤到海南岛去，台湾由联合国接管，这实在是兜心一刀，要置我于死地。可如今海南完了，琼州海峡的防线突破了，台湾海峡能挡住共军的进攻吗？共军第3野战军正集结于东南沿海，福建、浙江方面樯桅如林，帆盖蔽日，有消息说共军已有400余架飞机部署在华南，渡海登台怕是迫在眉睫了。

4年战事，天翻地覆啊！最后这一年又如此之快！思前想后，原因种种，美国佬的背弃当推其首！如果徐蚌会战（淮海战役）前杜鲁门蝉联总统后能坚决支持国民政府，何以如此？

“我早就说过，根源是在那一边！”他望着刚走进门的何应钦和周至柔，愤愤地指着地图上的北美洲说。是的，1949年1月蒋介石第三次下野时是说过这句话，那时是指淮海和辽沈的惨败，如今却是指四年战争了。但何、周二人却不知这是从何说起，哑然无对。蒋见此状，自觉失态，停了一下说道：

“我们去见伯陵。”

当台湾正在4月末那段日子里苦苦煎熬的时候，在缅甸、泰国、老挝三国交界处的金三角地区，于滇南战役中侥幸得以脱逃的两股国民党残军正在遮天蔽日的热带原始森林中艰难地跋涉。猛兽的袭击、蚊虫的叮咬、不洁的饮水、有一顿没一顿的食品供应，以及连续不断的行军作战，缺乏必要的医疗药品，使这两支部队中的许多人都认为自己已走到了人生旅途的最后一站，明天也许后天，他们就要扑倒在地，成为异域之鬼，他乡之魂。然而，就在蒋介石要何应钦和周至柔同他去见薛岳的前两天，这两支分属于原国民党第8军和第26军的部队终于再次相遇了。尽管仍身处险境，前程生死未卜，但毕竟是在流亡异国他乡的危难中遇到了自己的“兄弟”，毕竟是人多了，势众了，胆壮了！他们欢呼雀跃，他们热泪纵横，他们把千方百计打下的岩羊鹿子血淋淋地挂上了横杆，让熊熊的火焰舔出诱人的香味，他们把用枪和子弹换来的山酒倒进对方的碗里，以温暖彼此的心。

他们是两支共同沦落天涯的部队！

他们是两支曾并肩与解放军作战但都被击败了的部队！

在烈火光焰的映照下，他们彻夜长谈，谈完了过去谈未来，反复讨论今后的前程去向。

台湾介寿馆。

蒋介石走进会议室，陈诚、薛岳连忙从黄沙发上站起身来，挺直了腰板，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陈诚可是蒋介石的老嫡系。1924年5月，孙中山委派蒋介石办黄埔当校长时，陈诚是黄埔的上尉教育副官；1926年7月，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陈诚是总司令部的中校参谋，后来任师长、军长

等等，一路扶摇直上，都是蒋的提携。虽说薛岳比陈诚更资深历久，1921年孙中山任非常大总统时，薛就在总统府警卫团当营长，但他当师长、当军长，后来是这个总指挥、那个总司令，可都是在老蒋的麾下冲锋打杀。20余年风风雨雨，聚散离合，作为老部下的陈、薛都深知老蒋的脾气，值此海南兵败，老蒋肝火在胸之际，还是夹着尾巴为好。

蒋介石也不同他们打招呼，兀自走到椭圆形沙发圈的顶头处坐了下来，然后用沉郁的眼光扫了他们一眼，右手用力地拍着沙发扶手：

“伯陵，丧师辱国！丧师辱国！！琼崖10万大军如此脆弱，坚守不过一周，你何以向国民交代？我们何以守台省？”

蒋介石果然肝火正旺，恨气未消，薛岳不敢坐，站在薛岳旁边的陈诚见薛岳挨批，自己也十分尴尬，只好陪站着。何应钦和周至柔也没得说，一律陪站，但何应钦却心里直乐。

何应钦心里说：伯陵，哼！守长沙是打日本人，守海南可是对付共产党，当初你陈辞修提议他去守海南，我就说不行，你却说他命中有土，正好御水，第一高山嘛。结果怎么样？荐人不当，把自己搭上了吧！

蒋介石发了一通脾气，大概有点气消，不言语了。何应钦见有机可乘，忙在旁边打圆场。

“委员长，琼崖海岸线长，薛长官兵力有限，不敷使用，岛内又有冯白驹的军队配合，共军自然容易得手。琼岛撤离之事，也是行政院早先议定之案。”得！这意思是说该怪陈诚了？

“坐下吧！”蒋介石发了赦令，陈、薛都汗水津津地坐了下来。何应钦讨了个巧，心里得意，但也是一身热汗。

何应钦此来并不为海南战事，他有另情禀报蒋介石，不

料和陈诚、薛岳撞在一起，瞧见了“土木系”（指陈诚军事集团）这主帅和大将挨训，心里好一阵乐呵。但此刻薛岳的海南守军事大，只有等这事完了再说。

蒋介石掏出一块方正的小手帕在脑门上沾了沾，接着说道：“薛修、百福，立刻命令海南各部队登船撤离，从台省出发的舰船要尽快赶到琼崖各港口，接应撤退部队。海南撤退后，台省防御怎么办？参谋本部要缜密考虑，舟山、马祖、金门怎么办？也要尽早考虑。敬之（即何应钦）啊，你那里也要帮助筹划。”

如芒在背的薛岳走了，陈诚、周至柔也鱼贯而去，占了点便宜的何应钦这才把此次晋见的事报告蒋介石。

“委员长，今天上午我收到一封缅北大其力来的电报。”

“大其力？”蒋介石不明何处。

“在缅甸腊戍的东南方向。”对腊戍，蒋介石是熟悉的。1942年3月1日，缅甸首都仰光失陷在即之时，蒋曾从昆明赴缅甸腊戍视察中国远征军缅甸前线并指挥战事。

“第8军237师709团团长李国辉和第26军93师278团副团长谭忠各率一部人马在滇战失利后进入缅北。”何应钦见蒋介石已明白大其力的大致方位，接着说道。

“他们要来台湾吗？”

“电报说，他们成立了复兴部队，要聚集力量，准备反攻云南，来电要求空投武器、给养和药品。”

“多少人？”

“1000余人。”

“唔！”蒋介石一边应着一边想：1000余人，还没有共军一个班一仗抓的俘虏多。何应钦，你这个战略顾问委员会主

任，顾的到底是什么？

“敬之啊，”蒋介石拖了一个长腔，“海南撤军之事，你要经心，伯陵是管不下来的；舟山还有 10 万大军，离大陆那么近，如何是好，你要多谋划。”

何应钦心里一个咯噔：嫌我管了鸡毛蒜皮了。可撤台以来，哪样事情不是陈诚把着，我这个主任只是个闲职，我问还得有人让问呢！

正在此时，“总统府”秘书长张群走了进来。

“总裁，皮宗敢刚回台北，求见。”

“好的，好的。”蒋介石起身要走。

皮宗敢是蒋当时的驻美“武官”，此前曾是蒋介石的侍卫长，深得蒋之信任。何应钦知道他此时返回定有美方要事报告，于是也就辞退出来。

这一天，公元 1950 年 4 月 23 日，星期日。

当何应钦从介寿馆告退出来的时候，在距台北 3000 公里的缅甸掸邦高原中的大其力，“复兴部队”的总指挥李国辉和副总指挥谭忠正翘首东望，等待着台湾的回电。他们估算，台湾已收到他们的电报，如果诸事顺利，今天落日前可能有回音。于是，报务员一直在开机等候，他们也在附近转圈。

尽管西部的落日总是来得比较迟，但还是来到了。热带耀眼明亮的太阳似乎是突然堕入远处的山海，西方天边立即腾出瑰丽的云霞，山谷背阴处的热带森林霍地一片黑暗。不多时，那渐次暗淡的瑰丽云霞也阴沉了。

夜来了，风来了，茅屋顶上厚草中不知是虫蛙还是风在颤动的窸窣响声也来了，可台湾的电报没有来。

松明燃起来了，在这八面透风的屋子里，火光不停摇曳，

精悍、深沉又略显凶狠的李国辉在屋子里转了几圈，对面前木案上放着酒碗的谭忠说：

“关机吧？今天不会有信了。”

寄予厚望的第一天过去了。

第二天的太阳升了起来，又落了下去。附近山寨大沙曼送来的苞米酒斟了又干，干了又斟。松明子又一次照亮了这间茅屋，再一次在八面来风中摇曳。第二天又过去……。

第三天，谭忠提议定时收听，那部刚修好的破电台也缺乏必要的电能供应。当然，台湾方面又是音讯皆无。

张正纲来了，这位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的知识分子，曾是第8军军长后来升为第13兵团司令李弥身边的参谋。他来探听台湾的音讯。张正纲建议再发一封电报，发给何应钦并转李弥长官，除了要枪、要弹药、给养，也请给予行动指示。

“我们不能夜海孤舟，盲人瞎马啊！”

张正纲草拟的第二封电报发出了，电文相约每晚9时至10时，将开机等讯。

4月27日下午，台北迎来了50年代第一场夏雨。暑热、干热消退了。备受煎熬的人们都为之心清气爽，精神一振。暂且寄居台北的李弥尤其如此。他刚收到何应钦副官送来的电报。

窗外大雨滂沱，玻璃上水流如瀑。面窗而立的李弥又豪情激越，壮怀不已。

淮海战败，50余万大军被歼，黄伯韬毙命，杜聿明、黄维被擒，只他李弥只身逃出，先在上海收容残部，又到江西补充兵员，然后湖南、云南。卢汉起义后他曾想把重新组建

的第8军拉到滇西去打游击。但此时，李弥到云南后组建的第6编练司令部被取消了，蒋介石把在滇的第8军和第26军编为第8兵团，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汤尧来当司令官，第8军也由原副军长曹天戈当了军长，李弥得了个云南省主席的空衔，于是说了也就不算。几经争执、协商，取了个折中方案，两个军退到了滇南的建水、蒙自、开远，必要时既可西向思茅、普洱，又可南下越南，进入法国佬统治的地盘。当时，北边的解放军主力还在川黔；东边的解放军还在百色、南宁，距此千把公里，几乎都是远在天边。而这个当口，白崇禧所部17兵团的数千人马已退入越南，正寻找回台之路；胡宗南的贺国光部也只万把人马，且四面是敌，被困于不毛之地；唯有他李弥统领过的滇南的3万余人马是可以称道的力量，号称“国军在大陆的第一劲旅”。没料到十余天内，解放军从百色、南宁方向直插河口，并抢占了蒙自机场；又几日，两军覆灭，汤尧、曹天戈被擒，当时正在西昌开会的李弥成了孤家寡人。去滇西打游击自不必说，怕连回滇西老家看上一眼也再也不能了。而今，李国辉、张正纲就在中缅边境，又有千把人马，如果收容游散，招募丁勇，还可以形成力量。李弥决定去找何应钦。毕竟还是自己的“孩子”亲哪。

“炳仁老弟，实不相瞒，李国辉将军组织复兴部队之事我已禀报委员长，难以予以照应接济也是事出无奈啊！”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的办公室里，何应钦实话实说，“辞修来台省一年有余，为总裁垒这个窝是有汗马功劳的，我们这些大员为党国坚守大陆直到最后一刻，不得已退到台省似乎是投奔到了他的门下，他虽是行政院长，但军队方面的事也把得很多，委员长那里不吐口，不吭声，谁说也没用，何况我现在任职顾问委员会！”言下之意十分明了，当年叱咤风云的何应钦早

已是过时的凤凰了。他即便愿意去说，说了也没用，而他现在根本就没有这个心思。

“我去找委员长！”李弥觉得蒋介石一向对自己不错，他可以去捅捅这个“天”。李弥，字炳仁，云南盈江县人，虽不是老蒋的浙系同乡，但1926年住过黄埔四期步兵科，算是国民党军官体系（保安系、留日系、黄埔系、陆大系）中的核心系人物。论效忠“党国”，他有“三不”的“美名”：南昌不暴动，淮海不投降，昆明不起义。围攻昆明卢汉部失败，他率部南退建水后，还曾发誓要与共产党周旋到底。对“党国”是一片赤诚可对天。论军功战绩，1941年宜昌作战，所部炸毁日军21架飞机，曾名扬中外；1944年远征军反攻缅甸，他接任何绍周指挥松山之战，终使3000日军“玉碎”；解放战争中，华东战场国民党军各部均败绩累累，唯他的第8军偶有小胜，所以被蒋介石提为13兵团司令。淮海一战，13兵团全军覆灭，老蒋命他重建第8军，兵进云南后，他被任命为第6编练部司令，辖第8军和26军，仍然是个兵团司令。蒋介石的确对他不薄。但他哪里知道，如今可是时过境迁了。瞧，俞济时挡了驾，先是说蒋介石事情很多，安排不过来；后又说蒋已晓得“复兴部队”的事，正在考虑办法，“俟有指示，即告李长官”。小鬼难缠哪！

李弥不愿去找陈诚，知道陈某人不会添好话。1936年李弥在36军任职时，蒋以这个地方部队军纪太坏为由，命陈诚去缴械，时任团指导员的李弥率部突出包围圈，到赣西北去找何应钦，何与陈诚可是拴不到一个槽里的两个叫驴，李弥与陈诚结了怨。

李弥又去“运动”阎锡山，这位刚摘下“行政院长”招牌的阎老西也托故不见。李弥那总是笑模笑样的菩萨脸上不

禁流下两行热泪。

想滇省战败前，我3万余人马雄峙滇南，你们这些大员小员见了，哪个不是炳仁兄长，炳仁弟短，寓所车马不断。如今一个个躲了个干干净净！

李弥悲戚、心酸、惨然。

其实，李弥应该看得明白，论烦心之事，蒋介石多啦！李国辉、谭忠那千把散兵游勇的事，就当前目下而言，不知能否排到第100位？

看看当前目下！

政治方面，蒋介石虽与李宗仁这位“代总统”进行了一场马拉松式的嘴皮官司，终于在3月1日复行视事，重新挂出“中华民国总统”的招牌，在陈诚组阁的班子里，煞费苦心地把吴国桢、孙立人等亲美派人物安在重要位置上，期望美国佬能回心转意，继续援助台湾，但美国佬不理这个茬；国务卿艾奇逊站在美国新闻俱乐部的讲坛上，沿着阿留申群岛、日本琉球群岛、菲律宾，轻松潇洒地划了一条弧形的太平洋军事防线，就是把台湾摒弃了。他声称对处于防务带内的国家，美国对其有直接保护的责任，而在防务带以外的，美国就管不了了。美国的弃台政策，引起了台湾当局的极大混乱，加上解放军陈兵中南沿海，随时准备进攻台湾，而海峡的5、6月份又风平浪静，宛如西湖，正是渡海登岛作战的好时机，所以台湾全岛一时“谣诼纷传，人心惶惑”。那些“积蓄丰厚者”、“意志薄弱者”，无论是商贾还是达官显贵，都纷纷逃往海外，唯恐迟行一步沦为楚囚。比如曾任台湾省主席的魏道明，寄居巴西；做过东北方面大员的熊式辉，和后来任驻美“大使”的沈剑虹，滞留香港；曾任第一绥靖区司令的李默庵，避秦南美。老蒋不得不下令禁止台湾人员出岛，以安定人心；